

海之歌

杜甫仁科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海 之 歌
(苏联) A·杜甫仁科著
郑 雪 来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会馆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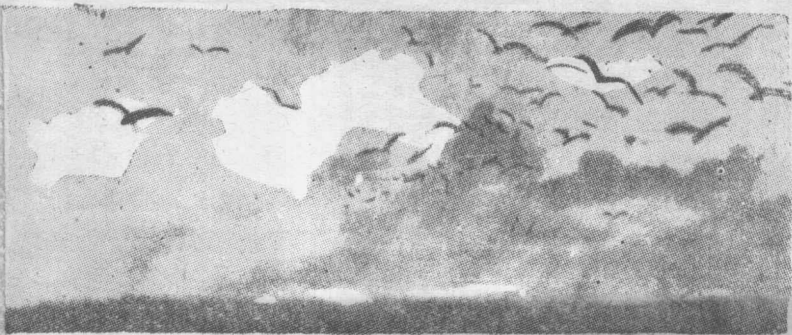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4\frac{1}{2}$ • 字数104,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册 定价(7)0.45元

统一书号: 10061·85



辽闊的德涅泊河在呼号，
狂怒的风暴在咆哮，
高高的柳枝吹垂到地，
波浪像群山一样起伏。

我站在“涅克拉索夫号”輪船的甲板上。迷人的景物浮現在我面前：蔚藍色的水，白茫茫的砂洲，葱綠高崗上白色的茅屋。輪船駛過卡涅夫。

如今駛近舍甫琴珂陵墓。塔拉斯山庄严地聳立在河岸上。

这时候，蒼白的月亮
从烏云后边向外張望，
仿佛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歌声从这部影片的片头字幕剛出現的时候起就开始傳出。唱歌的是“涅克拉索夫号”船上的一个出色的合唱队。歌声逐漸增强、扩展，散布到夜色蒼茫的广袤無垠的德涅泊河上。

鳥群在我頭頂上飞翔，激动着我。从童年时期开始，在夜

空中飞翔的鳥群就使我激动。

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跟前来。他是做什么的——是教員，工程师，还是园艺师？——我不知道。但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亲切。在童年时期，我和他曾經光着脚一道跑过我国人民的这条偉大河流的荒滩，我們俩都飲过它的軟水。他感到高兴，为了我在这条故乡的河流上航行，我也感到高兴，为了他同那些姑娘們和小伙子們，那兩对帶着自己头一个嬰孩的青年夫妇，那些健美的河运工作者們，还有那些沉思的集体农庄庄員們都在这条河上航行。他低声問我：“是您？”

我說：“是。”

他握了握我的手，吻我的肩膀。

“謝謝您。”

“我想：多半是您。您剛才想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我回答他。“也可以說，什么都想。”

“您想家嗎？”

“我想到生活。我完全沉浸在情感里了。我想到，世界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美好。为什么人們却很少感觉到这一点！”

“是啊。这河撩起人許多心緒。我在航行的时候，也往往是給它整个抓住了……听听水濺的声音……您是到……”

“我想回家。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去。”

船尾后边，一只小舟駛向暗藍色的水光閃爍的远方。天上和水中星斗滿布，銀白色的河岸在飞奔，飞奔着……

我随着查坡洛什堤壩的水閘的水位往下降。“涅克拉索夫号”在水閘室里。湿淋淋的巨大的混凝土牆慢慢地从水中升起，升得有山那么高。在这还流着一縷縷水的混凝土牆上，我

讀到時間的標記：某些題詞，某些日期，“近衛軍”的字樣，“立陶宛”的字樣，某些名字……混凝土牆上面留下了板模和爆炸的痕跡，這一切全蒙上青苔，流着一縷縷水。

我冥想到二十三世紀，於是水閘室在我的眼中立刻顯得古老了。我見到潮濕的、更加發綠的混凝土牆上刻着的石工們、木工們、混凝土工人們的姓名，這是偉大工作開始的時代無數建設者集体的化身。

水閘室的高塔上，無線電傳出貝多芬的第四交響樂。“涅克拉索夫號”愈來愈往下降。潮濕的、流着一縷縷水的混凝土牆升得老高老高。甲板上的人們像着了迷似的。大家都往上看。血紅的太陽漸漸隱沒到地平線下。天空中顯出一片莊嚴的氣氛，紫紅色的光綫照着空中的尘埃和遙遠的同溫層上的雲朵，這情景使得孩子們安靜下來，“涅克拉索夫號”甲板上的合唱隊也不再唱了。

水閘的最後一道門打開了，展現在我面前的是霍爾提查和雄偉的德涅泊河水電站的半圓形堤壩。

水閘的擋板升起了。四十八股強大的水流匯成了泡沫翻滾





的大瀑布傾瀉而下，鼓舞着缺乏靈感的詩人們，使孩子們為之雀躍。

不。這是想像的剎那間的欺騙。這裡只是在春天漲大水的時候，才听得見瀑布的喧囂聲。如今堤壩是干涸和沉寂的。德涅泊河變淺了。在廣闊的德涅泊河河灘上，成千的工人正在砍伐、鋸下、挖出、用牽引車拖走百年的柳樹、黑楊和白楊，——他們在為未來的海準備海底。

草原缺水。已經有十五個月沒有下雨了。

德涅泊河中許多低窪的小島上，單是數百年的老樹就有七十萬株已經被砍去。

“涅克拉索夫號”甲板上頭，坐着一對夫婦，年紀還輕。但是他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最小的那個睡在他懷裡，另外兩個坐在包袱上，母親靠在丈夫的肩膀上睡。

他們身旁有一群新上船的當地乘客，其中有三個姑娘。我和她們談起話來了：

“請問你們就是在這兒工作的吧……”

“是的，我們在準備海底，”其中的一個用輕鬆的手勢朝

廣闊的河灣窪地一指。“我們正在那兒清除樹木和樹樁咧。”

“我是灰泥工。住在新卡霍夫卡。現在擔任灰泥房屋的工作。”

“真的嗎？”

“真的。您別看我年紀小。我本來是當組長的，在棉田上干活。後來就走了……”

“家里呢？”

“有母親和兩個妹妹……”

“父親呢？”

“在戰爭中犧牲了。”

“我的父親也是。”

“你們那位朋友怎麼啦？”

“瓦里雅么？”

“她為什麼流淚了？瓦里雅，為什麼您眼里含着淚水？……她哭了。”

“她哭，因為她心里難受，她很痛苦。”

“……他曾經是您的丈夫，是嗎？瓦里雅？”

“是的。我不知道，現在怎麼稱呼他……這個自私自利的人！……”

“您有了孩子？”

“可不是。”

“是個男孩？”

“是的。”

“叫什麼名字？”

“瓦列里……他也叫瓦列里。”

“真是個可愛的孩子。”

“是嗎？！”母親微笑了。“不知道找什麼樣的字眼來形容他……”

“一个寻常的坏蛋。卑鄙的胆小鬼和逃兵。”

“他会回到您身边来的，瓦里雅。他一定会回来的。”

“决不会的！永远不会！我要亲自把瓦列里……我的兒子帶大。我要把他教育成一个不同的人……唉，我多么鄙視这个人啊！”

“請問，他是干什么的？”

“水利工程大学的学生。是个工长……长得漂亮……也坏得透頂！”

“我永远不要嫁人，”那位海的劳动者帶着很信任的样子郁郁地对我說。她有一付可爱的面孔，美丽的脖子和肩膀。但她是个大个子姑娘，好像古希腊羅馬的女像柱，这一点，显然使她感到难为情。我觉得她有点嫉妒她那位嬌小玲瓏的女朋友，优雅的灰泥工奥列霞。

“为什么您不要嫁人呢？难道沒有人求过您給他手和心？”我問，由于脱口說出最后那兩個酸溜溜的字眼而感到有点尷尬。

“不，有人求过。可碰到的全是些粗魯的或者是难看的人。有一个还好，他求过我，像您所說的，給他手和心，不过



我沒有同意。”

“不喜歡？”

“那個鼻子啊，全歪了。說是在戰爭中給炮彈擦傷的。唉……我在河邊上哭了一整夜……我該一輩子看着這樣的鼻子，而且挨在跟前看嗎？不，不……”

“這不對，而且是愚蠢的，”奧列霞很不以為然，她用詢問的目光望着我。“您大概是位教授吧？”

“算是這一類的。”

“您知道，我永遠不會當着許多人的面去說出這個，那樣我會感到羞恥的，不過既然您對我們的心事感到興趣，我就要對您坦白地談談。我現在心裡想得最厲害的是結婚，就是想有一個丈夫，是啊。我並不認為他非得是個漂亮的或者有名的人物不可。這個未必能使我喜歡他。我只希望一點：他是個好心腸的人。他有一顆溫柔而善良的心。他愛我，對我溫存，關心體貼我，我們要生幾個好孩子。”接着，帶種狡黠的微笑瞟了她那位女朋友一眼，對我說：“為了什麼去愛一個人呢？為了某一種很微妙的原因，是嗎？”

姑娘眼里閃射着無限溫柔的光輝。她全身充滿着快樂的願望，整個心靈都為自己美好的希望和預感中的幸福而豁然開朗。但是在她的話語里和某種深深隱藏的潛台詞里，我感到不安、忧虑甚至可能是恐懼的調子，擔心即使在她的最好的同年人當中，也都不會找到她的少女的心所期待的那種溫柔。瓦里雅眼里又湧出了淚水。

靠在丈夫肩膀上睡的年輕母親醒來了，因為這時候小孩開始翻來復去，呼呼呀呀地哼唧着。

“哦……你搖搖他吧，搖搖他。我再睡一會兒。剛才我做了個夢，多有趣！……我飛呀，飛呀……”

“你在哪兒飛呀？奇怪的女人，只要她一睡着，馬上就飛起來了。”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上哪兒去？”

“上卡霍夫卡，從伏爾加一頓來的。我們是羅索什人。開推土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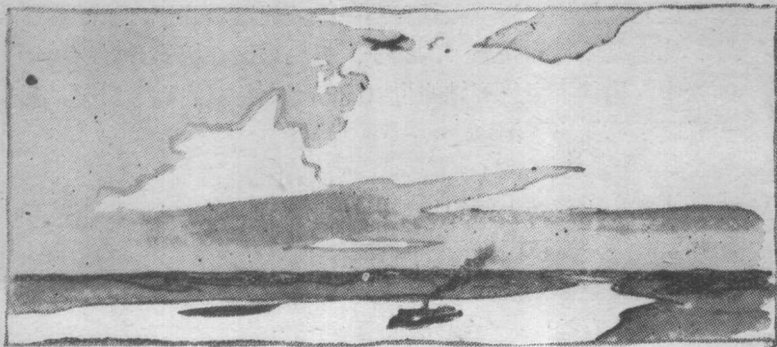
“工作怎麼樣？”

“好極了，好得不能再好了。可就是太悶啊，一年多沒有跟孩子們在一塊兒玩了。現在分配到宿舍啦，把家搬過去……杜霞，這位教授想跟你談談……”

“別動。別把我吵醒。讓我再睡一會兒……再睡一分鐘……哦！”

這一切低聲的對話已經在她夢境的鏡頭中進行，因為一閉上眼睛，她又沉浸在夢境中了，她的夢繼續做下去——那些年輕、健康而又十分疲乏的人常常是這樣的。

她夢見自己帶着孩子們像鳥兒一般在德涅泊河上空輕快而平穩地飛行。她微微揮動着手臂，翱翔在河上蔚藍色的天空。遼闊的德涅泊河與草原極目無際。她變得沒有重量了。只有她一個人擺脫了地心吸力，這並沒有使她感到驚訝，只是使她感





到欢欣。这种梦中飞行的快乐感觉，是每一个知道劳动，充满着前进的渴望、青春的幻想和旺盛的精力的人所熟悉的。

她的梦由音乐伴随着……也许，这个梦在影片中由于表现她的丈夫和孩子們以及那兩位姑娘——海的劳动者和灰泥工而中断了，因为她们俩輕悄悄地、非常和諧地唱着歌。这时候有一种新的剛强有力的音响逐漸滲进音乐声和歌声里来。

一架飞机在德涅泊河高空中飞行。机内乘客不多。卡霍夫卡水电站工程局局长阿里斯塔尔霍夫，水利建設工程师希洛科夫，水电站机器装配处处长布拉特尼柯夫，“海的主人”和“氾濫者”波加楚克。他們都是中年的共产党员工程师。他們出差回来，已經在“自己的海”上空飞行了，現在都俯身看着設計图。

費多尔欽科將軍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五十五岁的年紀。他的小兒子阿力克同他在一起，始終沒有离开窗口。將軍身穿便服，强壯，有一張粗獷而威严的臉，那上面留下了我們这一世紀各个偉大事件的痕迹。

他覺得机艙里过于狹窄。想看到草原，感觉到广闊的空間。他走进明亮的駕駛艙，停住脚步。

他在自己下边既看不見基輔州，也看不見波尔塔瓦州，更看不見查坡洛什，只看見那輕紗般的天藍色的霧气籠罩住的整

个星球。

他飞过的时候，怀着深深的敬意拥抱他心爱的所有的人，也就是在他下面什么地方劳动着的全体人民。

他完全被卷入到回忆、联想、新知識和他今天献身的庄严任务所形成的强大激流之中。

人能够看得多么远啊！他体积虽小，却是偉大的！在这个消失于一万万個銀河系中的一个銀河系边缘的小行星上，他活着的時間几乎就只有短暫的一刹那，但他仍然能够拥抱整个永恒的宇宙！

“我是不朽的人，”費多尔欽科將軍望着蒼茫無垠的空間，心里想，“我的个人的我会生存百万分之几的時間單位，完全無關重要。我是不朽的、幸福的人，我所感到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就是我有点認不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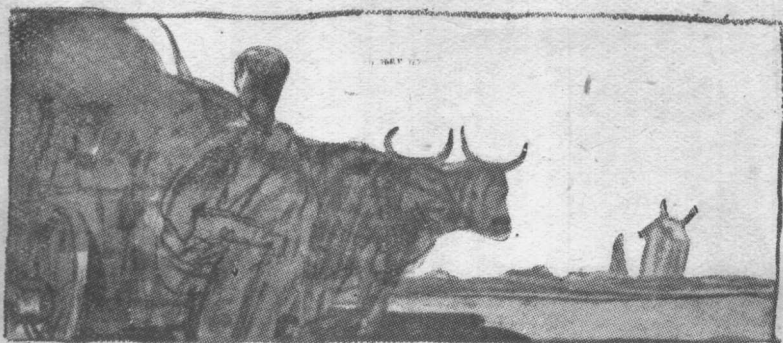
“您有点認不出来了，是嗎？”

“是啊。”

“那不奇怪。因为大蘆葦丛已經不見了。”阿里斯塔尔霍夫已經走进駕駛艙来，兴高采烈地环視着廣闊的德涅泊河湾窪地。

“那是剛卡，您瞧，那是察里津湾，那是从前的查坡洛什





大草原。我們正在清除這兒三萬五千公頃的樹樁。在這塊地方，海底將會是又干淨又平坦的。”

“是啊，大蘆葦叢沒有了！”將軍驚異地說。

“當然囉。因為我們是在海面上飛行。瞧，前面就是別里斯拉夫和卡霍夫卡。”

“卡霍夫卡！……在哪兒……我的天……”將軍走近弧形的塑料玻璃窗口，把身子略微向前傾，仿佛是懸在廣闊的天空中，懸在無邊無際的平原和被沙灘夾着的像衣帶一般粗細的德涅泊河上頭似的。

“……傳奇式的卡霍夫卡……這些全是在我們的時代里發生的。二十年代，我就在這個地方粉碎了弗蘭格爾。我父親曾經在這兒當過雇農……那是老早以前……老早以前，九十年代的事情，他在法里契芬地主那兒，”將軍回憶起來。“是啊，從尼柯拉被雇到波克羅夫去，來來去去都在這一帶平原上……”

“步行嗎？”

“當然是步行，老弟，怎麼能夠不步行呢！雇農們順着德涅泊河走過一個個草原。穿着長外衣，背着包袱，光着腳板。他們就這樣走着，走着！……”



这时候，仿佛是顺应后辈的回忆似的，一群雇农在草原上出现了。又有几大群在德涅泊河岸边出现。成千的贫苦人——彻尔尼郭夫人、波尔塔瓦人、库尔斯克人、斯摩稜斯克人、波多尔斯克人——在等待着雇主。他们又在草原上流浪。德涅泊河在远处闪着银光。酷热的血红的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德涅泊河，无云的晴空，都浸染了干旱的暗红色的亮光。这一小群雇农看起来是孤单而悲惨的，正如仙鹤的哀鸣给予人的印象一样。他们的歌声是凄楚的：

唉，年轻的辮夫啊，
大清早就离开家门前。
嗨，漫长的道路啊，
像长蛇般伸展在他面前，
一望无边。

赶牛车的人身穿涂上瀝青的暗色衬衣，从克里米亞过来。犄角直豎的公牛瘦弱不堪，草原光秃秃的。無情的太阳炙着大地。赶車人用嘎啞的低音唱着：



装盐的牛车打从敖德萨赶来。
中了瘟疫的车夫在路旁倒下，
可怜啊，赶车人，再也爬不起来。

犄角直竖的公牛没精打采地站住。古墓上，一个百岁的老琴手抚琴向一群可爱的姑娘们倾诉自己的心曲。

将军站在透明的飞机驾驶舱里。他完全沉浸在回忆中。银光闪烁的飞机翱翔在草原的上空。

一辆辆卡车在草原上奔驰。斯基台人的古墓上和古墓旁，帐篷和地质勘探标竿历历可辨。

卡车上，乘客们目送着飞机。

集体农庄女庄员玛丽亚·古连柯的儿子，正沿着村子外廓的僻路离开集体农庄。这是困难的时刻。伊凡觉得所有同村的人都在轻蔑地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叛徒似的，虽然实际上谁也没有看着他。

他慢慢地走着，心里却很着急——赶快把这个了结才

好……全决定好了，已經無可挽回。

母亲想对他说些什么。沒有用处……

“媽，您老是認为我小。我参加过战争，受过兩次伤，跟部队一起拿下过好几个大城市。”

“可你是我最小的孩子呀！”

“是啊。可是大的已經不在了。他們三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爸爸算是第四个。”

“我就是这样想过了。你現在为什么还要把我抛开呢？留下吧，伊凡諾契科。”

“媽，我不能。”

“你瞧，这兒有多么好啊，多快活。”

“我在这兒已經不快活了。”

“多么美啊！安安靜靜的。”

“我需要轟隆隆的声音，媽。我需要活动。”

“瞧瞧那些楊柳，小泉！櫻桃树也快要开花了……”

“不。”

“不美么？”

“我喜欢的是另一种美。”

“就喜欢泥潭！”他的守寡的姐姐帶着責备的口吻从后面对他喊着。“哪怕有一种專长也好。一天到晚就是开自卸汽車，要不就是吱吱嘎嘎地开着推土机。”

“我是一个建設者！”伊凡回答，轉过头来看了一下送別的人們。“再过五年，你們会看到的。”

理查德·古薩克也要离开“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了。他的两个邻居，柯尔茲和阿尔契夫斯基，同他們的妻兒一道前来給他送行。他們对理查德已經没有什么可談的了——去他的吧，既然要走就讓他走。但他还設法替自己的行为辯解。

“干嗎我要在集体农庄里把背弄弯呢？这样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了呢？”

“算啦。什么背不背的。別扯这些！”

“我見過世面。我走过半个欧洲。”

“我們也去过。”

“你們知道，在集体农庄里，我实在煩透了。我呆不下去，除了工作以外什么也見不到。这兒沒有我和我的杜尼卡心里喜欢的东西，公园、社交場所、剧院、俱乐部，全都沒有。房子的籬笆都拆掉了——苦悶啊。我每天出屋以后，簡直不想回去。現在像是从破了个窟窿的漁網里漏出来的魚，我要痛痛快快地游。像是从打开了門的鳥籠里跳出来的鳥，我要飞。”

“等等。你想到过国家么？”

“算了吧……讓它替我想想，既然我已經失掉对农业的兴趣了，心里又老是发悶。我走了。”

“握手礼免了。”

“随你們的便。”

他很快地走开去。但他心里头是那样不是滋味，动搖的情緒是那样压抑着他，他走路时脚步都有点踏不稳。同他在一起生活了許多年的那几位邻居从后面望着他。

“站住，古薩克！”

古薩克站住了。柯尔茲走到他跟前来。古薩克感到，柯尔茲將要对他說出一些最厉害的話。柯尔茲果然这样說了：

“你飞吧，古薩克，”这位在生活中已經見識过很多事情的人說。“既然我們的談話牽涉到大家都應該关心的事情，那你就記住吧：我們对你不存什么惡意。我們將要靠自己的劳动送給你粮食，因为我們的任务是为祖国生产小麦和蜂蜜，你知道的。我們也打下过許許多都城，解放过許許多国家，見到过偉大的和可怕的場面，也見到过許許多美丽的东西。在生活中許許多